

■ 别样人生

苦过累过，星辰大海在心中

○王珍

身在福中不知福的人不少，身在苦中不觉苦的人却不多。尤琪就是这样为数不多的吃苦不记苦的女孩。在文泰高速4标建设工地日晒雨淋，加上不规律的作息，她的皮肤变粗糙了，但她从不后悔对这份职业的热爱。

1996年生的尤琪于2018年6月入职。之前的实习，让她已经对路桥建筑工地有了一定的了解。所以，对于远离都市、远离现代物质享受的工地工作和生活，她是有备而来。

一直以为一脸烂漫笑意的尤琪，就是负责党务和宣传工作的。去过两次文泰4标采风，都有她温柔贴心的陪伴，一路上细心地说着葛溪大桥、洪溪特大桥、南山大桥、大岭尖隧道、雁岭隧道、章后特长隧道、早基山隧道等工点，说它们各自的特点、难点、节点，说一些海拔、坡度、工程进度等数据。这些对于数字障碍的我来说，是

永远傻傻分不清的高难。所以情不自禁地羡慕她：宣传文章写得漂亮，照片拍得棒也就算了，数学还这么好！虽然这女孩够乖巧、够勤勉，但上苍还是有点偏爱她哦。

她嘿嘿一笑，说：“其实我的本职工作是负责劳资的。只是觉得时间和精力还有余额，就在师傅的指导下兼做了党务和宣传。”

莫非这个95后的想法和常人不同？还有人嫌自己的工作任务太轻？所以我想弄明白，劳资是个怎么清闲的工作？

她知道和我解说她的工作有点费劲，所以找了个最初级简单的例子：最开始，要时不时跑去工人生活区，趁他们在休息时间签订劳动合同，采集每个人的信息资料，从零开始，一项项填写登记，再一一录入电脑中。高峰时，有1500多人，分散在泰顺大山的各个施工点，且人员流动频繁。

建花名册、补全资料、做

台账，是有点繁琐，需要时间、精力、耐心和细心。而且，并不是所有的工人都那么合作。光是让他们办一张工资卡都会不断拖延时间。她一次次地跑去催，工人们有时会不耐烦地冲她喊：“小丫头，你烦不烦啊，我们工作都来不及做，哪有工夫理你啊！”

就是这么吃力不讨好的事，她还是耐着性子不厌其烦地一点一滴去落实，毕竟这些都是维护工人们合法权益的大事。好在有同事们的帮助，终于迈过了“万事开头难”，现在每个协作队伍都有劳资负责人，民工工资管理工作也在不断完善中。

实践中，她看到了大学里的知识和实践之间的差距。以前她一直以为，若是产生劳资纠纷，走法律程序就行，通过劳动仲裁、诉讼来解决问题；实际上，协商、调解，才是更有效、快捷的解决途径。

光是这个最简单的事，由

在我看来已经够烦、够忙、够难的。但尤琪愣是腾出时间来把党务和宣传工作做得有声有色。比如，她曾经度过了几个不眠之夜，呕心沥血做成了一本画册《筑梦云尖 情系文泰》。画册涉及到全线4个标段，要在短时间内收齐素材难度实在太大，自己所在的标段，还可以去补拍一些照片，其他标段资料真的很难找。一度陷入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尴尬。但这个聪明的女孩，还是煞费苦心创造条件做出了一本颇为专业的画册。

当画册终于完工时，她哭了。不是因为累，不是因为难，那是一种百感交集。虽然，她觉得做得不尽如人意，但是，“再丑，也是自己亲生的”。当然，这绝非是她自恋，而是来自方方面面的认可。

其实，对于尤琪来说，重要的是她找到了自己想要成为的那个人——她的师傅，项目部党支部书记章长广。这

位不断挑战昨日自己的资深交工人，曾经于2017年9月6日站在泰顺的高高的山峰上，伸手触摸着蓝天白云，豪情满怀地欢呼：“浙之巅，我来了！”章长广在一生路桥生涯的最后篇章，依然是那么激情澎湃。每一个工程，每一次挑战，他一如人生的初见，洋溢的热情，丝毫不输年轻人。

“真的希望可以像我师傅那样，不问年龄，心灵和外表依然无所顾忌地年轻着。”见贤思齐，榜样的力量让尤琪奋起直追，一点一滴变成更好的自己。

尤琪就是这样，选择多做一些事情，做一些不容易的事情。回头望去，发现和以前的自己比起来，有了长足的进步。至少，当爱情来临时，尤琪和男友能够彼此理解，忙着的时候，甚至一个微信都来不及读和复，就能心有灵犀；至少，在经历过不少烦恼和苦累之后，工地依然是她心中的星辰大海。



山谷里的清晨 郭建生 摄

■ 当代生活

向处董局戚书记

○缪宇光

三个小伙，都是名牌高校毕业，先后考取了公务员。

仨小伙工作认真，私下里关系也很好，彼此轻松地用“官职”打招呼，分别叫向处、董局、戚书记。

小向算是有点“官职”的，是局里的副科长；小董和小戚则是普通科员。不知道哪天开始，我在走廊里偶然听到他们彼此称呼向处、董局和戚书记！在我印象里，称呼官职其实蛮吃力的，你看现在的官可不是很好当的。这三个小伙子平时的工作，其实也是非常

艰苦，终日默默无闻努力工作，时常还要加个班。他们在走廊里走路总像一阵风吹过，步履匆匆。

也许，工作累了，他们想调节身心疲劳，便彼此用官职来称呼调侃吧！

实际上，仨小伙对仕途并没有多大的野心。我曾问过他们，回答则是：好好努力，以后争取有进步，眼下好好工作就是了。

那为什么还要用官职来称呼彼此呢？

小戚喜欢说相声，小董喜

欢唱歌，小向喜欢演小品，反正都是逗人乐的活儿。局里每年的新年联欢会，他们年年表演一些节目，把我笑得肚子疼。

我们局里的工作蛮辛苦的，仨小伙忙的时候，整天都坐在办公桌前埋头苦干。向处还闹出了腰椎间盘突出，住院两个月。

我真希望，这仨有为青年，真的在哪一天，成为了处长、局长和书记！到时，我会真心真意叫他们向处、董局、戚书记。

■ 情景交融

栀子花开

○姚崎锋

已是初寒，我很惊喜地发现，老家镇上的一树栀子花还开着。那是一棵庞大的栀子树，一大半树冠掠出了高高的院墙，我抬头便能看到它的样子。我常常路过那条乡下的小径。印象里，五六月的花期，它已经开过一遍了。

你有多久没见过栀子花的样子了？在乡下，曾经如此多的它们现在似乎也鲜见了，偶尔还能在某个角落见过一两株，羞怯地存在，不开花的时候，就只是一棵树。默默开放的时候，只开着纯白的花朵，如果不是那沁人的清香，也许你很难在意它的存在。

儿时，老家屋后就有一棵偌大的栀子树，梅雨季节的时候，它就开满了一树。我们摘下大朵的花，在弄堂里阴干，收藏起来，到了秋天泡水喝，不多时，水杯里就现出满满的一朵花，一股清香入口而下，让人心情格外惬意。

有一年，我在某个小岛的山上看到了它的另一种生存状态。它是野的，你看它在迎风的山头，一丛丛绽放着，小而精，也是雪白的样子，野蜂围着它们采蜜。当地人叫它黄子，我当时还很纳闷，哪里来的黄啊？细问之后知道，到了秋天，它的果实就慢慢转黄了，它是一种地道的药材，味

苦，性寒；具有泻火除烦、清热利湿、凉血解毒等功效。

在我20岁的时候，曾经写下过这样的诗句：尖尖的小荷一样的体态，亭亭的玉兰一般的丰韵。开在最深的小巷里。洗去了风尘，滤尽了铅华，怯怯地怀念着。雨里风里，摇落一地的相思。

世间还有这样的情怀否？那些曾经争着要在羊角辫上插栀子花的小人儿呢？

栀子花不开的季节，会莫名地想起它的名字，想起它的仪态，入俗却清新。继而会想起陈年往事，那些乡下的旧时光及那些童年里的玩伴们。我们都知道，所有的感慨不再是所谓的情窦初开，而是青春流逝的无奈。

且在那一首歌里回忆年少的时光吧：栀子花开如此可爱/挥挥手告别欢乐和无奈/光阴好像流水飞快/日日夜夜将我们的青春灌溉……

今年年初，我从镇上的林木场里讨来了一株栀子苗，栽在院子里，栽活了；初夏时节，它竟开了好些朵花，是小小的那种，有着诱人的清香。那段时日，进门出门，它白晃晃地隐现于眼前，像是绽着脸向我微笑，心情瞬好。

喜欢那些安静而平和的事物，怕是人到中年的境况了吧。

■ 真情流淌

我与二胡

○吴天骅

在岁月长河中，有许多事是令人难忘的。它们就像沙滩上的贝壳，泛着点点银光，我捡起一个，细细品味，流连忘返——

那时我才7岁，少不经事。初窥二胡世界，听一段行云流水的乐曲，清音绕梁，激昂回旋，在我脑海中长期萦绕。顿时，我忘却了学业的烦恼，忘却了成长的羁绊。二胡乐曲响起时，我仿佛置身世外桃源，心灵得到了休憩和放松。

二胡的历史可谓悠久，它始于唐朝，当时称“奚琴”，至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。宋朝学者陈旸在《乐书》中记载“奚琴本胡乐也……”从唐代诗人岑参“中军置酒饮归客，胡琴琵琶与羌笛”诗句中，人们已知胡琴在唐代便开始流传。二胡是一种中国传统拉弦乐器，是中华民族乐器家族中主要的弓弦乐器（擦弦乐器）之一。

小学六年级的暑假，我准备去考二胡七级。然而在反复练习中，我的心理渐渐变得浮躁，心中不断抱怨着：“为什么？为什么我要练习二胡，我的小朋友都在玩，为什么我要被‘关’在家里？为什么我会选择二胡？为什么我要考级？”再加上炎热的天气，我越来越不耐烦。这时我听不见琴声，看不见琴弦。难道这就是人生的两难抉择？

拉《良宵》时，抒情、清新、明快、喜悦的节奏，给我以酣畅淋漓、悠然自得之感，让我对未来、对胜利渐渐充满了希望！眼前，仿佛出现了爆竹声声、烟火朵朵的欢庆场面，人们欢笑雀跃、喜气洋洋过年的景象，让人顿生对美好生活的憧憬之情。

拉《二泉映月》时，泉水变得忽上忽下，已经不再是寂静、安谧的夜晚，仿佛许多人聚在一起，摩肩接踵，人声鼎沸，泉水变得浑浊不再清澈，月亮从天边消失了，被乌云笼罩。但我视而不见，也无心去

管。

拉《空山鸟语》时，原本幽静的山谷，鸟儿自由自在地飞着，仿佛被一位猎人开了一枪，鸟儿受到了惊吓，四处逃遁。但我也充耳不闻，越拉越快，越拉越乱。“啪”的一下，琴弦断了，手顿时扎了一下。须臾间，寂静无声，像是结束了一场万马奔腾、战鼓喧天的战争，大地归于宁静。

记得，有同学开玩笑说，拉二胡以后注定上街讨饭什么的，我都是笑笑，心中却不自在。夕阳西下，与同学回家，从远处传来二胡声，原来是一位卖艺的老人正在拉《二泉映月》，可真是魏晋之士的风度；老人虽未裸身，身上衣服也仅可遮羞，他好像全然不顾我们望去的目光，只是忘我地张弓拉弦。他身前没有放钱的桶或罐，他也不屑别人的施舍，他只是在街头拉一曲离殇。夕阳将他的背影拉长，一种敬重感在我心头油然而起。这不正是隐士吗？这不正是身在闹市，心在幽处的忘我之人吗？身处喧嚣的人世间，为人做事，不正需要这份从容和淡定吗？不正需要这种特立独行的风范吗？

彼时，听着老师行云流水的琴声，我心中充满羡慕与憧憬。幻想着，假如有一天能登上舞台，为人们演奏一曲，那是人生多么酣畅、喜悦的节点？而唯有默默耕耘、孜孜不倦，才会有人生的高光时刻。学习二胡啊，人生中的每一个历程，概莫能外吧！

于是，那份初心在我心中又回来了，并且深深铭刻。古人云：“大音希声，大象无形。”在那一刻，在简单清雅的琴声中，我觉得自己长大了，抛去浮华，迎接静心，我已蜕变。

高山流水，似水流年。原来，我与二胡，真的是一世的情缘！

（作者系浙大附中丁兰校区高三学生）

■ 城事心语

要看向未来

○春和

风和日丽的一个上午，我们一行驱车赴牛头山玩。路上，老钱开车一会儿左，一会儿右，在车流中逡巡穿梭，时不时与旁边车辆擦窗而过。我的脚都痒痒了，常常做出踩刹动作。

“老钱，您在开飞机？遇到了强气流？很颠簸哦。”同车的小钱控制不住开声了。

“我在紧急避险。右面那车，像蜗牛爬，司机一定在玩微信；前面这车，压着实线开，后面的车没法跟。现在这些司机缺少职业道德。”老钱边开车边嚷嚷着，实足一个“路怒”。

“感觉坐您的车还是坐小张的车稳。”

“别忘了，我是技师，要相信我的技术。小张技术差，不敢穿插。现在这样子，不见缝插针，中午到不了。”

“老钱，你什么时候考出的技师？”

“上世纪90年代就是技师了。”

“考技师很难吧？”

“当然难。要在山间小道上S形开进去，再S形倒出来。”

“那时候路上车多不多？电瓶车会不会突然冒出来？”

“电瓶车还没生产出来呢。路上车很少，偶而会碰到一辆招手车或摩托车。不过，我们开车很规矩。”小钱继续说：“您的车技一流，但观念停在上世纪90年代。现在车多路堵是常态，开车玩手机也难免，您要适应新形势，做路怒人对身体不好。”

■ 难忘记忆

两次坐火车经历

○丁哥

我出生在上海天潼路、七浦路附近的松同里，那里离上海老火车站（上海人习惯叫它老北站）不远，儿时经常枕着汽笛声慢慢进入梦乡。那时我幼小的心灵里对铁路、火车充满了神秘和憧憬，老盼望着什么时候能坐上火车，到乡下亲戚家做客。

1958年我5岁，那年10月，我终于有机会坐上了火车。父亲去世不久，适逢上海市疏散社会闲散人口，没有固定工作的母亲自然被列疏散范围。为了不到遥远的“外埠”去，母亲带着我和不到2岁的弟弟，到浙江余姚乡下投靠一家远房亲戚。

带着各种零零星星的家当，母子仨从北站乘上火车。送站的邻居们带着怜悯的表情，抹着同情的泪水，劝慰着愁肠百结的母亲，在这样抑郁的气氛里，似懂非懂的我自然也没有了第一次坐火车的兴奋。汽笛声中，火车离开了上海北站，那一刻，我的童年在这里画上了句号。

一个很少出远门的家庭妇女，带着两个不懂事的孩子，在火车上的窘境可想而知。我们本该在萧甬线（杭州至宁波）一个叫作“五夫”的乘降所下车，精神恍惚的母亲却坐过了站头。列车员们倒是非常负责，她们没有任何训斥

和指责，到了前方马渚站，三名列车员热情地帮我们提行李、抱小孩，把我们送到站长室，交待车站把我们送上往回开的火车。

回程的火车把我们送回五夫乘降所，这里没有站台和工作人员，列车员们又七手八脚帮我们递行李，扶妇携幼，安全送下车。半个多世纪过去了，那场景仿佛还在眼前。前些年看到个别列车员不文明待客的情景，我常常会情不自禁地怀念起当年那些热情的列车员阿姨们。

我当时做梦也想不到，自己后来竟然会成为一名铁路职工：1970年春节刚过，我报

名参加夺煤大会战，抱着改变“北煤南运”的理想，阴错阳差地进了长（兴）广（德）煤矿的铁路管理处。

当时一起参加工作的360多人，三分之二下井挖煤，三分之一留在铁路工作。但在余姚上火车时，新工人们都不知道我们中的一部分将到铁路工作。来接我们的一位老同志，曾在余姚火车站当过站长，怕有人认出他后走漏风声，便领着到铁路工作的116名新工人离开火车站，在几百米外的地方候车。

当时萧甬线列车经常超员，那天车上的客流同样爆满，几个车厢都挤得水泄不